

哪有渐行渐远的故乡

■凌拥军

1

壬寅年的春节竟然那么多雨水。以至于之前计划去周边三四个景点玩耍，结果只去了一个地方，其他时间除了拜年，便是因为雨水天气呆在家里看书或看电视和写字。然而，即便如此，在家的时间也是过得很快。转眼就是正月十八，回来已经一月有余，又到要离开家的时候了。

和往常一样，每次离家或回家，先一天夜里会失眠，会心里起波澜，会百感交集。离家时，不舍留守在家的白发母亲和正在读书的孩子，并无限希望新的一年能尽快结束这种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的局面，回到家乡安居乐业。回家时，则期待着快点回到那遥远的小山村，看到母亲还健康，孩子又长大了，看到院子里的炊烟袅袅、鸡鸣狗叫，看到北风吹过竹林沙沙有声，看到河边塘边菜地以及远处田野一片绿油油中有朵朵花开。遇晴日，院前屋后的桃蕾柳芽上有蜜蜂和蝴蝶在飞舞。

2

春运难忘啊！二三十年来最难以忘记的是第一次去广东时。正月初六，那天没亮，我就来等车。邻村四周也有好多好多出外找工的人，背袋扛包，身边还围着相送的亲人。离塘坳远的人是凌晨三四点做饭，五点就来了，生怕坐不到车。车来了，我挤上了车。车开动了，打开车窗，我看到了县道上送我的母亲的身影，看到一夜到天亮帮我缝补衣服、收拾行囊而没有睡觉的母亲，她在用手擦拭泪水。我鼻子一酸，热泪盈眶。

从金溪庙开往衡阳的第一趟早班车，路上畅顺，八点多就到了大元头，再转街车经过莲花大厦、供销大厦和解放路，九点多就到了火车站。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看到南下北上、东去西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成堆，熙熙攘攘。那些卖快餐的、卖水果的、卖汽水的、卖茶叶鸡蛋的和卖车上临时用品的一排排店铺前，站满了穿着不同、行色各异的人们。讨价还价，一手拿货，一手拿钱，一边给钱，一边找零。卖书的地摊上堆满了《列车车次表》、众多武侠小说以及封面上图片肉麻的言情小说。站在广场中间那棵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合围的古老樟树下，抬头往车站四方望去，车流如入水集如注。广场上票贩与旅客讨价声，旅店和录像厅拉客声，路上车子的喇叭声，街边店里录音里传来的流行歌曲，一时好不嘈杂。特别是那汽车客运车拉生意的那个声音：“走啊走啊大元头，走啊走啊四四五（发往415方向的班车）……”那吆喝声，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那些客运车拉生意的差点就把我拉上了他们不知开往哪里的车上。

3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新词，这些新闻中要算“春晚”和“春运”给人印象最深。春晚是改革开放激荡四十多年来每年一度除夕之夜的全国欢庆晚会，充满着喜庆、欢乐、幸福；而春运则只有出外务工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得到：出门时豪情万丈，归来却行囊空空，只有故乡的风和云能为其托平创伤。

十多年前，孩子还小，春节前，孩子们盼望星盼月亮盼爸爸妈妈回来。他们坐在门口数日子，算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腊月底，从早上看路口的客运汽车一趟又一趟过去，一直等到天黑，孩子们还不停地问奶奶：“爸爸妈妈怎么还没到家？爸爸妈妈在路上到哪了？”如果我们三天白到天家，孩子们是顶着寒风或冷雨在我们下车的地方接我们。如果是半夜三更到家，家里的灯还会是亮的，孩子们在昏暗的灯下昏昏欲睡等我们，见了面就高兴得哭。

那些年春节过后，我和妻子来到广东。电话里听母亲讲：孩子放学回家看不到你俩，放下书包就哭。给他什么都不要，就只要爸爸妈妈。有时还没开学，我们就要出外，女儿大一点，还能克制不哭。儿子任我们怎么骗他或买玩具给他，可总是没成功，他在母亲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我和妻子在汽车窗口直到看不到孩子和母亲，擦拭满脸的泪水，硬着心离开，孩子则是半个月后才能慢慢平静下来。

小孩子是很想爸爸妈妈的，想到什么程度是大人们不可想象的。他们孤独的时候在背人的地方哭泣，也是大人们看不到的。他们还有在奶奶生病时的无助和恐惧。记得女儿三四岁的时候，我的母亲病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半夜里，女儿打着电筒一步一滑，去找邻居家里的婆婆过来帮忙……

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母亲和孩子无依无靠的过往岁月，我总是潸然泪下。离别的那种日子，记得最深：来回那条乡路，离我最近；还有那片山水，牵系灵魂；那抔泥土，最是温醇。每次当我转过身，背影消失在我长大的山村时，那个埋着我的先祖又埋着我的胞衣而且我在那里长大的山村就会上到我的心头。

4

第一次去广东，是在番禺一个露天的挖沙场里。低矮的工棚是竹子为架，石棉瓦为顶为墙，里面床铺相连，男女混住。榕树下的工棚四周，水草丛生，芭蕉叶疯狂生长，挖沙场离工棚两百米远。烈日下，那些健壮如牛的男子戴着草帽在挖沙挑沙，两三百斤一担。我挑的一担才百斤左右，一个上午不到，我就被太阳晒得发痒了，接下来就是拉肚子，什么药都不管用。一到晚上，蚊虫叮咬，我又想家想到要哭。后来想起母亲给我包里放的一包家里带来的黄泥，我把它和沙场里的泥以及浸水和起来，待泥沉水清，取水喝下，才渐渐没有拉肚子了。

水土不服，是当年很多出门在外的人的通病。刚刚出外时，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更有用工歧视和暂住证等问题。特别是暂住证。如果没有人送钱来赎，就要送到收容站去。这让无数人心里有了不可磨灭的痛印，以至于现在想起唐代刘皂写的：“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日夜夜咸阳。无端更度秦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心里明白，为什么我在外面奔波三十多年了，在佛山已经二十年，却始终不能够“却望并州是故乡”，不能够“却望佛山是衡阳”！

5

近几年，我才有机会抽空在七月半或清明节回家，为父亲和祖父辈祭拜扫坟。母亲虽在，已是耄耋之年。我很幸福，每次回家，还被浓浓的母亲爱笼罩着。母亲不让我做一分钱家务事，说我从十七岁开始出外，在外面受苦了。母亲张罗着为我做饭做菜，一边告诫我要为身体健康着想，少喝酒。却因为我倒我特别好酒，又一边颤巍巍地拿一些在生产队吃酒席收回来的酒出来，帮我倒上半杯。她看着我吃，问我，这菜咸不咸？这饭煮得硬不硬？母亲还摸着我的头，问我，这几年怎么脱了那么多头发还长了这么多白发？问我，还记不记得父亲过世时那些往事，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家的亲戚族人以及朋友？

我何尝不记得我曾经和父亲生活过来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民国年间，外祖母六岁，因家里贫寒做了双峰县石牛镇李家的童养媳。父亲是凌家小房的嫡长，从几岁时就开始趟金溪过九峰走双峰。当年双峰县城永丰市面上的荸荠，就是我们塘坳当时的特产。我们生产队包括塘坳生产队和父亲一代的人，大多数人都曾挑着荸荠跟父亲走过双峰。那柳暗花明绵延悠长山高水远的路，是我外祖母魂里最亲的娘家路，父亲走了一辈子。我也是小家族的嫡长，父亲带我北上双峰，南下衡阳，所有的亲戚或远房亲戚家里，都曾留下过我淘气的足迹。

父亲在生时建房子，全生产队的人都来无偿帮忙搬砖递瓦。父亲过世时，全生产队的人都忙里忙外，丧事中做礼生的洪老师，几天后把他当时所得的二十八元钱退到母亲的手里。

……

6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人生却有不散的乡愁。熟悉的土地，母亲站在村头凝望的眼神，桌前床头的家长里短……世事不管怎么变迁，乡愁总是永远的挂念。

余光中的乡愁是邮票是船票，很多年来千万在外的游子的乡愁却只是一张归程火车票。游子拿到车票的那一瞬间会激动不已，会想起下车后眼前的灯火阑珊月影重，匆匆归程夜夜长，会想到家门口“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情景，会想到那人间最温暖的灯火。而每当杨柳青青江水平，春风吹皱塘池水，要离开亲人、离开家园出外远行时，千言万语百感交集只能汇成四个字：依依难舍！



寒雨“吟香”祭女魂

■刘才文

疼人的雨水中，我与友人凭吊了唐群英的故居。

说是春天，只因落着时紧时缓的雨水，幽幽的山风和着山路上的湿气，把行人捆得紧紧的，寒冷潮腻，缩手缩脚，竟不到丝毫春的影子。习惯告诉人们，在湖南，那山一掬一把水，那雨一拂一身湿，这种天气是不宜游山赏雨的。人们三五成群窝在屋里，围着火盆烤火，是最适宜的选择。正是这种天气，我与一二友人，去了唐群英的“是吾家”书屋。这绝不是一种明智之举，但也不失为一种特立独行。

“是吾家”书屋，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坐落在原衡山县新桥乡黄泥町，也就是后来的新桥镇黄泥村。黄泥村位于衡山县西北部，与双峰县接壤，和曾国藩的荷叶镇太平村老屋相距不远，但距衡阳市却有110公里的路程。“是吾家”书屋，占唐群英三吉堂老宅的一隅，是自家人读书的房子，因别家的孩子也在这里读过书，后人称其为“唐群英书屋”。书屋猫在山窝窝里。

山脚下，一栋青砖汉瓦式的老屋，簇拥在翠竹绿树之中，宁静庄重，有唰唰的侧雨调和成朦胧的凝思，数在山洼里的虫草树木上，牵挂出缕缕的思绪。门前的一汪水塘上鱼跃着雨的音符，弹去蒙蒙的尘，戏弄着沉寂的弦，拂出拙重乡间，路上无车喧闹，田里无人耕种，连鸟儿也躲了起来。寒天冷雨，细腻地为行者构筑了一个独享的世界。寂静，寂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置身于寂静之中，才感到寂静即是一种美妙的声音，有天的喁喁私语，有地的默言微笑，这可能就是天籁之声吧！不宜游山，则领略山的文静淑性，不宜赏雨，使品味到雨的乖拙。世间诸多不宜的事，往往都给了不宜者留下弥足珍贵的赏赐。

寒雨中的寂静，拨去了浓厚的尘，令人少有的清醒。看山，好似一幅恬然的水粉画册，我等或是画面上的某一毫色素；看宅，是一简线装的手卷，我等或是卷上某一丝纤维。温暖的春光，使人散淡；烈日的骄阳，促人自负；深秋的落叶，教人悲伤；唯冬春相会的寒雨，令人扪心自省。

步入书屋，便缓缓摊开一段几乎被忽略的历史，此时我等便成为主体，咀嚼着那字里行间的陈迹。书屋的“是足下青云起处，吾家中紫气盈时”门联尚存，昔日的读书声，和唐群英年少时写过的“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的佳句，已经深深地嵌进古老的墙壁之中，摸之凸凹，触则回应。

唐群英，字希陶，生于1871年12月8日。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曾两次只身闯东

瀛，人称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辛亥革命时的“双枪女将”，亦是我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称其为“女权斗士”。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会见唐群英时，赞誉她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她“二等嘉禾章”。康克清称唐群英为“一代女魂”。1912年4月8日，唐群英在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担任会长。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唐群英。

“是吾家”老宅是唐群英的出生地，也是她最终的归宿地。书屋是她的发蒙处，也是她最后的凝思处。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逝，长眠于这里。当时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发来唁电，以示悼念。唐群英离开书屋出行时，带来了读书后的思考，归来时，除了著有《吟香阁诗文集》，她本人已经是一部厚重的书。在关于唐群英的诸多记载中，她追忆宋教仁耳光的文字，让我读了一遍，还要读上一遍。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织湖南“华兴会”的始创人之一，是中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国民党的“三元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之一。中国同盟会的前身，是湖南华兴会和广东兴中会等团体。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与唐群英同时入盟，宋教仁担任湖南分会副会长。在湖南“华兴会”时期，宋教仁与唐群英既是同道又是友人。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主持改组事宜。统一共和国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政团，要以取消民生主义，取消男女平权等为先决条件。宋教仁为求合并成功，对这些要求原则上接受。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不仅没有通知女会员们参加改组的筹备工作，还在新党章中删除了原同盟会政纲中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文。

唐群英在众多女会员的簇拥下，冲上主席台，质问宋教仁：“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除？”要求其向女界道歉，并在党纲中加入男女平权的内容。宋教仁面红耳赤，尴尬无词。失望、愤懑、盛怒之下的唐群英，上前捆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上前想说什么，未及开口，也挨了一下。宋教仁捂着面颊退避，唐群英率领全体女会员愤然离场。

打人者是为了“男女平权”，被打者也是因为“男女平权”。打人的唐群英抛开了昔日的个人友谊，被打的宋教仁，由于是执行改组筹备的决定，难免愧疚。巴掌确实落在了宋教仁的面

软硬一锅煮（原创小说）

■王 华

房住，母亲婉拒，说自己还能动，住不惯进屋就要换鞋的格子楼，格式化的日子过得不接地气。两口子去看母亲，小柏老是催促母亲合住。王老师笑吟吟的，不吱声，一待婆婆转过身去，立马掐小柏的大腿。

一件事，让小柏的母亲不得已住进了小两口的新居。

王老师分娩初产，生了个大胖小子，在家里坐月子，需要人护理。王老师的父亲来看了女儿一趟就走了，委托小柏的母亲多辛苦一点，照顾王老师。

小柏一日三餐，还是要亲自下厨，为母亲、妻子煮饭炒菜，因为母亲不会使用他新居厨房里的厨具。小柏的母亲有几次看见儿子从单位赶回来，倦色匆匆，体恤儿子的辛苦，尝试去动了液化气灶，谁知用高压锅煮饭火候控制不到位，饭是夹生的。

偶尔，小柏的母亲忘记关了液化气灶的开关，被王老师检查出来了，王老师当即数落了婆婆。小柏一下班，王老师就找他投诉：这样子搞下去，我和你儿子说不定哪天就会液化气中毒死亡，这个日子过得黑咕隆咚，看不到尽头。

小柏的母亲善良了一辈子了,有什么苦楚,嚼一嚼,咽下去,睡一晚,第二天醒来照常是风和日丽。

小柏两头跑，坚持了一阵子“煮夫”生活。可老婆总是唠叨，煮饭水放多了，细细软软，在坐月子这段特殊时期连口舒服饭都保障不上，认为小柏的心顾着自己母亲，不在乎她，梨花带雨，噙着哭。小柏母亲揪心不已，她担心女人坐月子不能流眼泪，否则会落下病根子。小柏母亲泡红糖水给王老师喝。小柏下班后，看到还是一碗原封不动的红糖水搁在那里。小柏犯难了，一边是自己的婆娘，一边是自己的亲娘，一家人竟道出两种话，一锅饭难煮出两种味。

一段时间，小柏总是从外边带外卖，饭是高压锅压出来的饭，菜是王老师喜欢吃的菜，捎回来给王老师吃。一次班组聚会，工友们笑他是“老婆婆”，找了老婆忘了娘。小柏的师傅便问小

上，其实是打了专权和专制的脸上。“男女平权”是诸多平权的一个侧面，在平权的内容上，少了任何一个平权的侧面，都将是伪平权和假平权。

历史有时相似得像一对双胞胎，在唐群英为“男女平权”而奋斗的时间段，中国之外的世界亦发生着“平权”之战。1903年3月8日，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歧视，争取自由平等，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1908年3月8日，美国的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经济保障，玫瑰象征较好的生活质量。他们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享有选举权，禁止使用童工。1909年3月8日，还是芝加哥市的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同时还讨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问题。1917年，俄国妇女号召于2月23日罢工，以要求“面包和和平”……

历史虽不可复制，但相似的重复性，总是魔咒般管着专权和专制。读过历史的那一个章节，我们会发现，唐群英和中国之外的女杰们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天下兴亡，人皆有责”，这里的“责”即是权力和权利。他们所维护的绝非某一个人的什么利益，而是整体的权力和权利，已经超越了性别范畴。权力和权利向来是具体的，虚无的口号只能是政治骗局。一人之利是私欲，群体之利，才是权利和权力。权是利的载体，但利不能承权之重。权是平衡利益的最终杠杆，杠杆的支点则是民众。放弃权利和权力去追逐所谓的利益，是对专权和专制的纵容。

唐群英面对《国会选举法》无女权条款，在联合沈佩贞等人参与参议院院长吴景濂激辩时宣称，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我们也决不承认他为大总统。这不仅仅是胆量和气魄，而道出了总统与民众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相互承认关系，没民众支持的总统最终不是总统。这正应了袁大总统必然下场的验。

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当世人都在议论和关注某一话题时，那就说明被议论和被关注的话题所涉及的内容，已经严重缺失了，并且已经伤及到绝大多数。在关注和议论得不到及时妥处时，其必然结果，是掴耳光。只是看这些耳光会落到哪个的脸上。

柏，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小柏如实向师傅倒出了苦水。

师傅敲了敲他的脑壳，骂他死脑筋，教他一招：你自己是焊工，不晓得把锅子中间焊个隔板，你淘米淘完的时候，不晓得把米分装好，一边煮你娘的饭，多放点水；一边煮你老婆的饭，少放点水。

小柏将信将疑，重新买了一口高压锅，利用工作之便将高压锅改装了一下，试着煮了一回，煮出来的饭，还真的是一边细软，一边硬撑。王老师坐月子，还不晓得小柏已经对高压锅进行了小改小补，每天不带外卖了，感觉还是原来的煮法，但适应了自己的胃口，心里一直在犯嘀咕。

在矿区，谁家添了几女，约定俗成要办“百日宴”。小柏也不例外，摆了酒席，邀请自己的师傅坐了头桌上席。酒席结束后，百日宝宝这天夜里随了婆婆。小柏骤然发现好久没有和王老师掏心窝说话了。晚上，王老师用胳膊戳了戳小柏，问他，你最近不带外卖了，但饭煮出来对味了，有进步嘛。小柏说，多谢夫人夸奖！还有个事，我娘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以后还得辛苦，我想要她以后长住在我家。王老师说，这个事情还用商量？反正小孩要人带。小柏紧紧搂住王老师，声音一下子柔软了，说，你算是答应了。

夜间，矿上生产调度员打来电话，要小柏去矿里抢修井下排水的马达。小柏去了矿上，一直忙到窗纸发白才赶回家休息。

小柏煮饭用心的故事，被工友口口相传到矿上工会，这一年，他们家被推评为“五好家庭”，小两口出席了矿里的“三八节”表彰会。王老师高兴了，在会场里又给小柏拍了一下。